

他是“文革”结束后涌现的知青作家群中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，他创作的由《蹉跎岁月》《孽债》《客过亭》组成的“知青三部曲”，深入刻画了一代人几十年的人生轨迹，受到读者和评论界的高度关注。他就是中国作协副主席、上海市作协副主席叶辛。10月15日，他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言，提及“最近又去了一趟贵州。每一次回到贵州，总会发现生活当中一些新的带着泥土味的实感的东西，心中也就会萌动起一股创作的愿望……”。中共中央总书记、国家主席、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听了他的发言后，也回忆起了自己的知青岁月，并表示“我觉得写这些东西才是真实的生活，当时我们有这样的经历，我们也看到有这样的现象，这是活生生的。”

叶辛的贵州情缘

徐忠友

5月8日，叶辛创作出版了一部最新的长篇小说《问世间情》，在这部新作中，他将关注的眼光投向当下“新上海人”中的底层劳动者。这意味着叶辛今后的创作将更关注现实生活和底层人群，因为无论是他的人生还是文学创作经历，都是从社会最底层开始跋涉的。

镇永兴村砂锅寨插队落户。

走进山乡砂锅寨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。时年19岁的叶辛是个文弱书生，可他白天要挖地、耙田、播种、锄草、收割，有时还跟着农民去稻田里数田埂，就是用当地人特制的数斗，将一大斗一大斗的水倒在田埂上，当地的老乡能数300多下，而他只能数50多下，就累得筋疲力尽、气喘吁吁了；由于他每天劳动的工分只值几角甚至几分钱，为了生存，他还要到土砖窑里做小工，或者钻进很深的煤洞挖煤，什么都干。收工后回到小茅屋里，他累得倒头就睡。

叶辛属牛，在插队期间他还当过放牛郎。每天赶着牛群到山上去放，叶辛与牛对话、与草木对话、与大山对话，心胸也变得开阔安静，所以这是他乐意干的一件“美差”。在《蹉跎岁月》中主人公放牛的那些故事，几乎就是他的亲身经历。

走上文学道路

在每天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繁重劳动之余，叶辛也曾思念上海的家。但在这种艰辛和寂寞的处境下，叶辛并没有消沉，他托物言志寄情，改用艺术的眼光去观察身边的一切，那形似砂锅的砂锅寨，成了他眼中一道独特的山乡风景；砂锅寨里的人，也成了他眼中的艺术形象；特别是上海知青的生活状态和思想观念的变化，让他为之触动。在不断的生活积累中，他终于开始了“作家梦”圆梦之旅。

转眼间到了1971年秋天，叶辛又被派到了湘黔铁路工地上去当民工，那里的工作条件和环境比砂锅寨还要差很多。不过，他并没有虚度光阴。下班后，他总是带着一个小本子，去记录苗乡的地理环境、房屋结构；去问当地的老汉和娃崽，鱼为啥养在稻田里，坡上的树都叫什么名儿，林子里有什么鸟；婚嫁娶时为啥非按一定的程式办，当地流传着哪些民歌，上山对歌时男女青年之间唱的是啥内容；解放前的山岭河谷是这个样子吗？有没有土匪？商人们带些什么进这一带山岭里来……问完了，他回到工棚里，倒头便睡。第二天一



叶辛看望贵州的学生。

早，不等人家起床，他又爬上山头，去看米色的稠雾如何从山谷里袅袅升起，去听雀儿怎样开始清晨的啼叫，去观察苗家姑娘们蹒跚地挑着担上坡，还到苗家寨的老乡家去，听他们天南海北地摆龙门阵，说古道今……这一段岁月，对他的文学创作来说非常重要。

由于叶辛为人厚道，工作踏实，业余时间还坚持文学创作，而且他还学会讲一些日常用的贵州话，所以农民们对他很亲近。在下放期间，他还被推选为永兴耕读小学的老师。

叶辛把自己花了几年时间辛辛苦苦写成的一部长达40万字的小小说寄往一家出版社后，却被退了回来。“是继续做文学青年，还是就此撒手？”叶辛毅然决定，要在文学的道路上继续向前跋涉。

30多年笔耕不辍

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叶辛的文学创作迎来了春天。1977年，叶辛的处女作《高高的苗岭》出版。该书第一版印了20万册。第二版加印了17万册，又很快被译成朝鲜语，改编成连环画，并由叶辛与著名导演谢飞一起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，拍成电影在全国公映。1979年秋天，叶辛在贵州山区一个偏僻的峡谷里写完长篇小说《风凛冽》。1982年，另一部长篇小说《蹉跎岁月》出版。1983年4月，叶辛被调入贵州省文联当专业作家，此后担任了贵州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和《山花》杂志的主编。1990年，为了照顾年过八旬且双目失明的老母，叶辛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工作、生活了20多年的第二故乡贵州，回到了离别已久的上海，出任《海上文坛》杂志主编。

在上海，叶辛又投入了另一部知青题材长篇小说的创作。1992年12月，长篇小说《孽债》出版，这部小说以全新的视角展现了知青生活的另一面，后来又改编成



叶辛等捐建的春晖小学。

电视连续剧，创下了上海电视台电视剧收视率之最。那首《哪里是我的家》感动了无数的观众。叶辛先后收到1600多封来信，给予高度评价。这也奠定了叶辛在中国文坛知青文学领域的地位。1993年2月，叶辛当选为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常委。1996年，在第五次中国作协代表大会上，他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。

30多年来，叶辛一直以勤奋的创作活跃在当代中国文坛。他笔耕不辍，共出版50多本作品，作品几十次在国内外获奖。1995年，长篇小说《孽债》获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。根据他的长篇小说《蹉跎岁月》《家》《孽债》改编的电视连续剧，使他成为家喻户晓的作家，并分别3次获得全国优秀电视剧奖。进入21世纪以来，他又有《华都》《爱也无奈》《我生命的两极》《西雅图之思》《上海日记》和《孽债2》等新作问世，其中长篇小说《客过亭》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提名，《华都》获全国畅销图书奖。

几十年来，叶辛多次前往贵州走访乡亲，并将群众的呼声在全国两会等相关会议上反映出来。2005年9月15日，由叶辛和数位上海企业家共同捐建的“春晖小学”在他当年插队的砂锅寨落成，当年在永兴耕读小学当过多年老师的他担任了名誉校长。2013年5月，他的散文精选集《叶辛的贵州》出版，书中追忆了当年的知青生活，赞美了贵州风光和纯朴风情，更感叹贵州建设的喜人变化。这是他献给贵州建省60周年的礼物，所以他向贵州省的88个县分别赠送了100本书，他觉得这样做，人生才更有意义。

左图为电视剧《孽债》剧照。

当代英杰



8岁被破格录取进入中央音乐学院，11岁被世界著名小提琴家梅纽因选到英国学习，17岁获得国际顶级小提琴大赛金奖……许多人认为吕思清是个天才型小提琴家，不过他不太这么认为。在他看来，音乐家的成功需要才华与幸运的眷顾，更重要的是“责任心”——无论是对自己、对家庭还是对社会。

“脸上没有茧就不是小提琴家”

“我国第一次正式派出参加‘帕格尼尼’国际小提琴比赛的选手吕思清，在激烈角逐后荣获比赛第一名。”在1987年的《人民音乐》报上，记载了当年的盛况。作为第一位获得帕格尼尼小提琴大赛金奖的东方小提琴家，吕思清一战成名，蜚声国际乐坛。成名后，他更希望走出获奖带来的影响。“在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不愿意表演帕格尼尼的曲子，担心成为一个标签，不能演奏其他风格乐曲。”

从近距离可以看到，在他的左脸颊有一个茧。“如果没有这个痕迹就不是小提琴家了。”他说，“我现在每天都要练琴，常言道，‘一天不练自己知道，两天不练同行知道，三天不练观众知道。’”

对于小提琴演奏家来说，有一把好琴太重要了。“我记得小的时候，第一把琴是我哥哥手里继承过来的一把1/8的童琴，在很长一短时间内都没有好琴用。后来终于有机会用上了世界名琴，感到如虎添翼。”吕思清说。

作为美国斯特底瓦里名琴协会长期资助的中国音乐家，他将自己熟悉的年轻演奏家推荐给他们。如今，已经陆续帮助了20多名中国年轻音乐家用上价值不菲的世界名琴。

融入民族音乐的表现手法

《梁祝》是吕思清最喜欢的小提琴曲之一，已经演出几百次了。他说，学习《梁祝》的时候是在上世纪80年代，谱子是父亲手抄的，封皮上还写着寄语：“重新封订寄思清子用，望你将它演奏出神话般的传奇。”

父亲对音乐的热爱和期盼，对吕思清影响深远。他演绎的《梁祝》融入了对中西方音乐的理解，将古筝、二胡等民族音乐的表现手法融入小提琴中，演出常常赢得经久不息的掌声。

作为职业演奏家，吕思清经常穿梭于世界各地的舞台上。“以前回国演出经常在电影院、大会堂等场所，如今连宁波、舟山、烟台，好多城市都有了大剧院。”吕思清说，他切身感受到国内观众对高雅艺术的迫切需要，希望自己能做点什么，为推动国内古典音乐发展贡献一小股力量。

作为国家大剧院的音乐节推广大使、中国国际小提琴比赛形象大使，吕思清多次参加公益演出，足迹遍布城乡田野。“艺术的传承离不开老一代和下一代的沟通。在我年轻的时候，得到过很多前辈无私的帮助。有机会能够帮助别人，我也非常乐意。”吕思清说。



吕思清

●国内影视剧市场的浮躁现象主要表现为五类：一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模式化；二是先进模范人物题材概念化；三是所谓的现实题材创作低俗化；四是战争军事题材创作游戏化；五是古装历史题材创作戏说化。

——八一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主任翟俊杰分析影视剧市场。

●作家要是不下去，不到生活中去摸爬滚打接地气，扎根于群众之中，那就没有生活积淀，就写不出精品。只有底蕴深厚，再加上摸爬滚打、千锤百炼，才能写出好的作品。所谓剧本，一剧之本，首先是作品，有了好作品再有好演员，就会出精品。

——评书艺术家刘兰芳谈创作。

●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，我们发现很多批评都是充满戾气的，很多人用西方的艺术家与中国的艺术家作对比，以此来说明中国艺术家的价值，这都是很不公正的。但是不同声音的出现对于中国艺术家来说并非坏事，争论引起思考，思而求变，变化的发生就是一种纠正。

——中国美术批评家协会学术委员刘礼宾指出。

●在不同的时代，人们对于经典或许有不同的评价标准，但我相信有一点是亘古不变的：经典一定是反映了时代的真善美，一定是给人以积极向上的启示和正能量的引导。文学创作如此，影视创作如此，音乐创作也是如此。当我们以这个标准来评价众多的音乐作品时，自然会明白：为什么有些音乐作品历经数十载，依然能在当代找到知音，依然被人们喜欢和传唱。

——著名歌唱家李谷一谈音乐作品。

●尽管网络文学声势浩大，然而，对于文学研究来说，这仍然是一个陌生的庞然大物。相对地说，网络文学的“内部研究”——借用新批评学派的一个术语——远未展开。尽管网络文学面世的字数如此之多，影响如此之大，可是，还没有哪一个作家如同王蒙、莫言、王安忆那样得到批评家的完整研究。

——福建省文联主席南帆谈文学评论。



非常好声音

吕思清谈「责任心」

赵琬微

张海迪当选康复国际主席

彭志昭

10月6日，在波兰华沙举行的康复国际代表大会上，张海迪高票当选新一届中国主席。与会各方对张海迪的当选给予积极评价，并对她领导康复国际未来的发展充满期待。

张海迪在当选后说：“我作为中国残联主席，一直和同事们一起为残疾人能过上更好的生活而努力。我希望将中国在残疾人事业发展中的经验与全球分享，让更多残疾人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兄弟姐妹享有更好的康复服务。”

张海迪1955年出生于山东省文登县。5岁患髓血管瘤，胸部以下完全失去了知觉，生活不能自理。医生们一致认为，像这种高位截瘫病人，一般很难活过27岁。1970年，她随父母到山东莘县插队落户，看到当地群众缺医少药，便萌生了学习医术解除群众病痛的想法。她用自己的零用钱买来了医学书籍、体温表、听诊器、人体模型和药物，努力研读了《针灸学》、《人体解剖学》等书籍。为了认清内脏，她把小动物的内脏切开来观察；为了熟悉针灸穴位，她在自己身上练习体会针感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她终于掌握了一定的医术，能够治疗一些常见病和多发病。

后来，张海迪从保尔·柯察金和吴运铎的事迹中受到鼓舞，从高玉宝写书的经历中得到启示，决定走文学创作的路子，用自己的笔去塑造美好的形象，去启迪人们的心灵。她读了许多中外名著，写日记、读小说、背诗歌、抄录华章警句，还在读书写作之余练

素描、学写生、临摹名画。她不仅学会了识简谱和五线谱，还能用手风琴、琵琶、吉他和乐器演奏歌曲。她的散文集《轮椅上的梦》一问世，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。

一次，一位老同志拿来瓶进口药，请她帮助翻译文字说明，但张海迪不会。看着这位老同志失望离去的身影，张海迪决心学习英语。从此，她的墙上、桌上、灯上、镜子上、手上、胳膊上都写着英语单词。她还给自己规定每天晚上不记10个单词就不睡觉。经过多年努力，张海迪不仅能够阅读英文版的报刊和文学作品，还翻译了英国长篇小说《海边诊所》。当她把这部书的译稿交给某出版社的总编时，这位年过半百的同志感动得流下了热泪，并热情地为该书写了序言：《路，在一个瘫痪姑娘的脚下延伸》。之后，张海迪又学习了日语、德语和世界语。

认准了目标，不管有多少艰难险阻，都要跨过去，这便是张海迪的性格。在轮椅上，她唱出了高昂激越的生命之歌。

